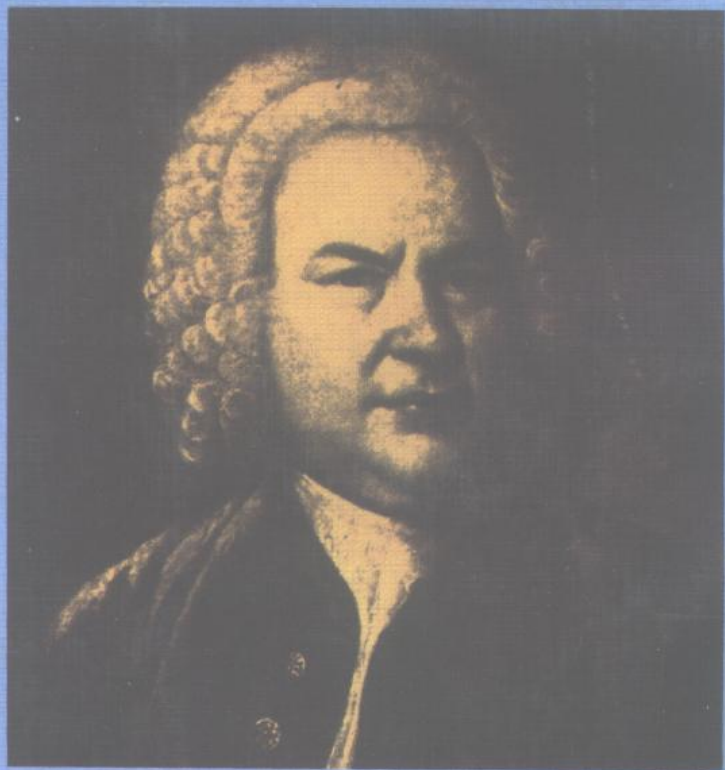


E115

巴 赫

馬塞爾 著
邵義強 譯



全音樂譜出版社

永恆的音樂家 (3)

巴 赫

定價新臺幣80元

中華民國70年12月5日二版發行

著者 馬塞爾 譯者 邵義強 發行人 張紫樹

出版者 全音樂譜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75號

電話：3310723・3113914

總經銷 大陸書店 臺北市衡陽路79號

郵政劃撥帳戶：1548號

印 刷 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汕頭街22巷44弄62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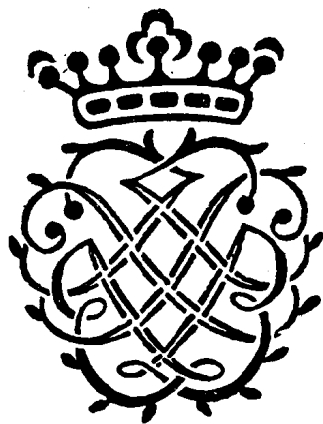
有 版 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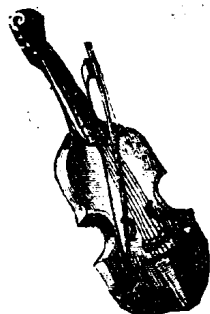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934號

《永恆的音樂家》3

巴 赫

馬塞爾
邵義強
著譯





目次

所謂父親

對音樂的熱情

爲神的偉大榮光

樂師長

鋼琴曲集

安娜·瑪格達蕾娜

湯瑪斯教堂合唱長

受難曲

忍受十字架的痛苦

走到吾主之前

譯後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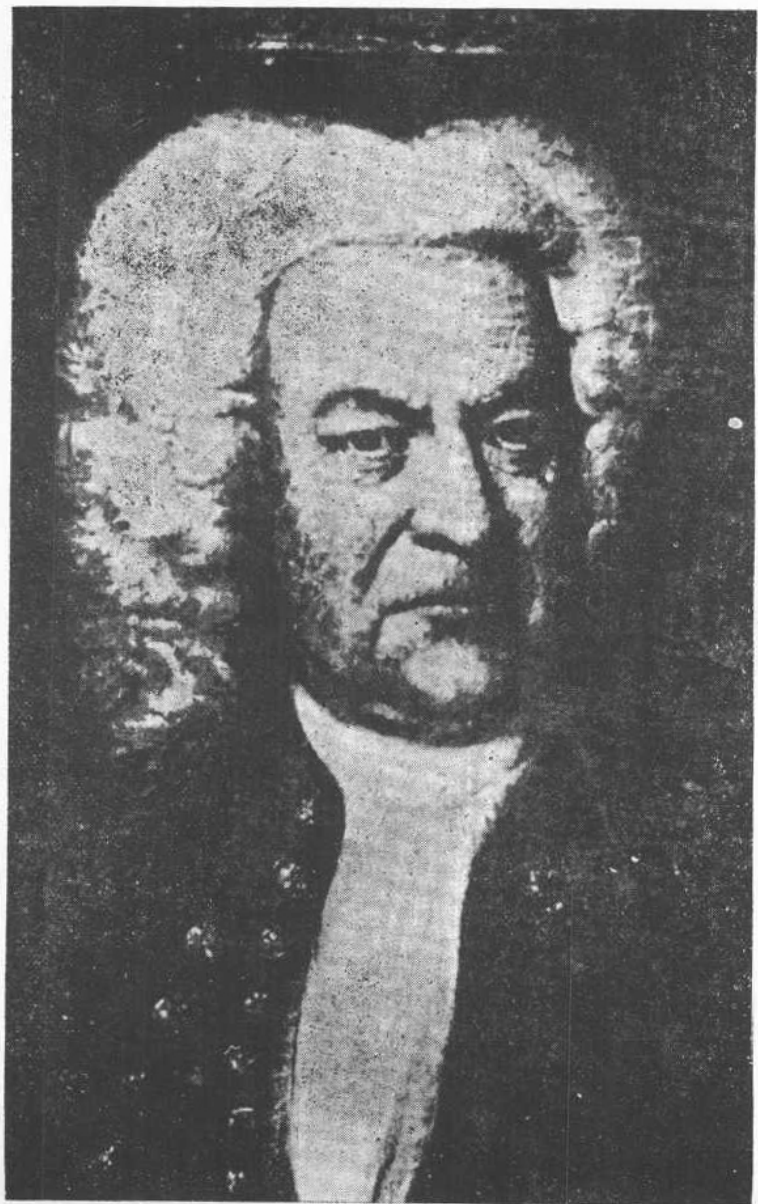
266 239 217 191 157 119 93 69 49 19 7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所謂父親



晚年的巴瑟，
威嚴有如帝王，

關於約翰·瑟巴斯倩·巴赫的一生，在這本篇幅有限的書中，以及前輩殊多論述之後撰寫，實在有如一件希望渺茫的賭注。尤其巴赫是一位很難以文學趣味描述的音樂家，因此更不易落筆。要分析這位穩健而出類拔萃的天才，也近於是不可能的事。但巴赫却是衆多大師中，最需要有耐心地介紹的人物。因此，我在某些方面，則遠離了慣常的傳記寫作方式，企圖栩栩如生地刻畫出這位莊重的音樂家的英姿。

凡是所謂音樂家，即使只是在使一首奏鳴曲展開的當兒，必然使自己從隣近者的心中誕生，最後却爲隣近者注入新的生命。此事恒常是作曲時的惟一目的，而巴赫也不例外。從本質上看，他是一位媒介型的音樂家，這種特性，使他和別的許多作曲家，有了顯著的區別。

他深信自己的才華，是神的恩賜，因此清楚自己對神應盡的責任。當他把自己的才華，悉數奉獻給同時代的人時，對於自己奉獻的理由，知之甚詳，而且專心致志，全力以赴。當他的音樂才能，對衆人有好處時，他才感到對得起神，才有臉面對他敬愛的神。因此，他不僅有得天獨厚的音樂才能，而且是一位全人類的音樂家。他確信此事，所以從未抱過誇耀的心理，甚至連這種意識都不曾有過。

對於他，一切都是那麼自然。

巴赫不會像貝多芬那樣，夢想過要使自己的作品流傳給未來的人類，或是爲未來的人作曲，甚至爲未來的人樹立楷模。對於當前的失敗，也不以預言家那樣的衝動，作爲藉口。從這些事實上，他宛如人類命運的原型，並不把自己的戲劇，往別人身上推壓。相反地，他是一位滿足於圍繞住自己的時代與環境的人。他密切地參與社會的活動，而且隨心所欲地活動。他不像現代經常失去和某一社會密切結合的機會的作曲家那樣，他的一生是在心滿意足的情況中行動。即使自己曾感受一些黑暗與失意，或是由於悲壯的感動而預示了浪漫主義般的情景，但只要可能，他願意經常保持着萬人必然要歸返的人類原本的面目。

在他的世紀中，已臨狂風暴雨的前夕，那些使世紀風化的不合理的力量，已開始在搖幌，可是他生存的社會，仍舊被嚴酷的封建政治體系所束縛，在一般的情況中，人類的感情，是被一些舊有的觀念所約束的。令人驚奇的是，生活在這種社會中的巴赫，卻領略了人類最根本的衝動。在他的節奏中，有些份子是可以和非洲黑人的音樂相通的，像古老的咒語那樣，具有一種將人們心弦緊扣不離的力量。此事從固執地反覆的短短長的節奏，或是龍捲風般的常動曲中，即可得到明證。在禮服、假髮與刺繡的化裝下，巴赫能無意識地聆聽自己的聲音，而且把自己的一切披露出來。因此他能達到人類最古老表現境界。今天我們把巴赫視作是最現代的，原因也在此。由於這種使人驚奇的無瑕的完美感

，在我們的世紀中，他在爵士樂中再現出來，促使人類對宗教的信仰，更為虔誠，給予理性主義者以刺激，同時和他的意圖沒有關係地，在晚年的許多作品中，也使十二音主義抽象式探求的正當化，幾乎成爲是一種可能。他使所有的人類，得以和解。他把這些事都想成是出現好的股子點兒，而且仰望上蒼，流露感激之情。

在巴赫身上，有着無休止的創作的歡愉，此事也深深迷住我們。這種創作的快樂，是在作曲時才能存在的。它是這樣完整，這樣盈溢。他在取用一種語言，和各種形式時，顯示了如此豐富而確實的才華。

巴赫的生活，是多麼適宜於把所有力量顯示出來。他的生活，是那樣自由自在，和他的時代，又是多麼諧調一致。他從不爲明天的事煩惱，每一天，統一的音樂體系，給他充裕的餘暇。即使最後難免發生一些問題，但社會允許他這樣的活動方式。他是一位曾獲無數幸運的人。像巴赫這樣的人，今天我們重新回想時，應該是多麼幸福。可是這種人，目前已不復存在。只要對天才使用的語言構造，存一點疑心，萬事早就休矣。現代的天才，對於自己使用的道具，以及由自己製造道具的可能性，已經不再信任。這正是今天我們所遭遇的不幸。

雖然天才仍到處有之，但他們不再有使自己的思想安頓下來的現實化的本事。他們所學的已經充滿了矛盾，而且不免有了各種紛爭。他們對於自己發言的秩序，早已不再有信心。於是他們在無休止的

爭論中，消耗自己的體力，付出很大的犧牲，然後才能實現自己的工作。由於一九三〇年前後，嘗試着「復歸到巴赫」的單純事件而產生的作品，我們姑且不論其品質如何，但這一事實，流露出人們渴望返回音樂之父的國度，在那裏尋覓邏輯與安息。所以是一件意義深長的事。

可是現代人的父親，並不在那裏。我們全是憧憬生父的私生子，我們不再能回到虛構的懷抱。像巴赫這樣是某一體系的嫡子，而且只有在這體系才能存在的人，在今天，也只能對成功的希望下賭注，以一種綜合的方式加以探討。這位出色的統一者，當時在根本上對立的無數潮流中，究竟完成了什麼？和所有同時代的人一樣，他走進了這些對立的洪流，這時他是否也覺悟到自己可能被淹沒的危險，並不斷探尋自己所能表現的手法，而且設想如何去完成？他是否也驅使自己的邏輯方式，並發現了能敘述永遠的真理，並發揮自己所喜好的完美境地？然後新的巴赫才得以誕生？

可是實在的巴赫，卻沒有這種需要。他是爲了繼續已存在者而誕生的。當時整個歐洲，都使用一種共同的音樂體系，他們的差異，只是從樣式的不同而產生。他最喜歡的做法是，熟悉各種樣式，從德國、法國和義大利，不斷取用可以使自己的本質豐富的方法。爲了使綜合工作得以完成，就要同化這些對比（而不是對立）的方法，然後在這些方法中表現出自己。也就是說，在這些相異的已存的樣式中，要發現比例中數。巴赫就很成功地完成此事。我們最好把這位德國大音樂家，稱爲偉大的歐洲人。毫無疑問地，他本人早已超越別人所料想的，意識到這種事實。

巴赫將巴海貝爾 (Johann Pachelbel, 一六五三—一七〇六)、貝姆 (Georg Böhm, 一六一一—一七三三)、藍乃克 (Jan Adams Reinken, 一六二三—一七二二) 和由巴克斯泰烏德 (Dietrich Buxtehude, 一六三七—一七〇七) 等人刻畫上的國界線踏破。他甚至取用了凡爾賽宮樂派的特色，熱中於典雅的樣式——繡花邊圖樣般的裝飾音與各種高雅細緻的技巧，而且捕捉到其獨特的美感。這就是在庫普蘭 (Francois Couperin, 一六六八—一七三三)、馬香 (Louis Marchand, 一六六九—一七三三) 和葛利尼 (Nicolas de Griigny, 一六七二—一七〇二) 的作品中出現的活生生的藝術。對於巴赫而言，這是異國式的音樂，因此更吸引了他的心。同樣地，他也深被韋發第 (Antonio Vivaldi, 一六七八—一七四一) 和柯賴里 (Arcangelo Corelli, 一六五三—一七一三) 的天才所傾倒。他從這兩位音樂家的作品中學會新鮮的表現手法與曲思。

我們很難說，巴赫經常凌駕過他們。我們不需要把他的偉大，誇張到一種不合常理的地步。

對於照耀這些偉大的義大利人的神秘的光輝，以及高尚的奮昂與主題中那豐富而銳利的表情，他是不可能企及的。他的音樂並不像這些燃燒般的大師那樣纖細而神經質。同時巴赫也不會具有他們那樣開朗的笑容，也不會住過他們那暖和的南國大地。

雖然他是路德派中最典雅的作曲家，但不曾完全地捕捉到法國音樂的性質。他那高尚的氣質，並不是根據凡爾賽的規範塑造而成的。他雖然對這個規範頗為傾慕，但這位被傳統所束縛的杜寧根人，

却只能取用他的天性所能允許的事物。因為任何一個人，都不可能脫離自己的肉體。而他的肉體，對於這種優美而純粹的語法，稍嫌過於沈重些。

他雖然和不少的王侯貴族接觸過，但他的道德準繩，却使他的眼睛背過世紀的尋樂風尚，對於他們的輕浮，投以輕蔑的眼光。本能地，他逃避到教堂中。結果莫名其妙地，在他身上產生了唯一的矛盾。巴赫原是一位極愛自由的人，但是他却不得不繼承前輩們的宗教和道德的約束，在這兩者之間，產生了矛盾。他那獨特的勤勉感覺，像宿命那樣，是不可能改變的。此事雖然不算是他最大的美德，可是憑這種特質，他的天才却發揮出難以相信的大膽作風。對於民族、環境、家系……，他是無可奈何的。因此，我們不必再次在這問題上逗圈子。他之成為大師，乃是憑着他獨有的天賦。在此書中，我只期望能打破已包圍住他的錯誤觀念，設法發現他的真正面目，以新的角度，敘述他的一生。

巴赫站立於已屬過去的最前鋒，遂免不了某些對時代的錯誤觀念。當他躍上最圓熟的時期，就是將擅長高蹈樣式（註①）的德國人、法國人以及義大利人所學習，並把吸取的東西，全都完全溶化，促使對位法藝術提高到巔峯時，時代已開始背棄了對位法藝術。從單純到複雜，再由複雜返回單純的連環式平衡運動中，人們對於嚴格的樣式，已感到厭倦。

〔註①〕這是指驅使高等的對位法技術的樣式，當時就稱為「高蹈樣式」，和單純的和聲樣式有所區別。此句相當於德文中的 *Gelehrter Stil*。

曾經使人們迷住的豐富的複音音樂，現在却變成好像要摒棄人們那樣。復格曲、多聲聖詠曲和清唱劇，到這時候已完成了無數的作品。此時從同時代的人們眼中看來，巴赫好像已完全沈溺在它的泥沼中。人們從他的藝術裏所看見的，只是更臻熟練的技巧的高升，而不是新發展的誘導因素。戲劇風格的、美麗樣式的、而且透明又單純的主調音樂，逐漸佔據優勢。成為它的搖籃的，是義大利音樂。因為巴赫的本性並不是華麗樣式的，對於這種流行相當不滿。對於不能使自己發生困難問題的創作，他無法感到滿足（於是抽象化的傾向，就逐漸加深）。這樣，路德派教會，就成為對位法音樂的最後護城，新的樣式侵入的速度，頗為緩慢。由此可見，巴赫對現代性，從未考慮過。

盡管這樣，他却是當時最大膽的音樂家。此事只要看一看從四面八方湧向他的各種音樂樣式，他是多麼敏捷地吸收應用，即可明白。形成巴赫藝術動因的一些作曲家，可能不曾夢想會發生這樣複雜的結果。把歷史上大塊的整個角，引導到這樣不曾有過的極點的力量中，他的天才特別閃耀着明亮的光輝。他停留在一個時代之中，那時代的意義，全都凝聚在他一人身上。可是時代不久就改變它的潮流，這位偉大的人物，却不再能和新的時代調和，成為一種無用的、或多餘的狀態。

請看一看他中年的肖像吧。感覺穩重的身姿，下額變細的、精神突突的臉容，寬而薄的嘴巴，直而大的鼻子，能洞悉一切的誠實的眼睛。不知為何，總是具有帝王般威嚴的感覺。把他引導到這樣圓熟的境地者，可能是多種力量的總合。他那自我主張的力量，在發揮他才華的社會環境中，雖然表現

得樸實而謙虛，但力度却是驚人的。因為他的天才，恰如一顆行星，在繼續不斷地膨脹、生長。

正如把藝術上的困難著實地克服那樣，他從較低的身份起家，然後學會向德高望重的人，提示自己的主張的技巧，並成爲一位優秀的市民，堅守社會與宗教嚴厲道德的人，而且不曾脫離已定下的規律。他的天才是拔羣而偉大的，可是不曾有越軌的表現。他的志氣很高，但從不喪失條理。雖然對自己堅信不疑，但絕不沈落到虛榮中。也許可以這樣說，J.S. 巴赫對於生存之道，領會最深。

比什麼都更使人驚奇的是他坐下後是多麼穩重。他那坐定後帝王般的容姿，真令我們這些經常調換不安定的椅子的現代人，感到莫大的羨慕，也爲自己大嘆一口氣。而且不管慾望是多麼激烈，但巴赫却經常恪守着節度。他喜歡爲不尋常的東西給予規則，也喜歡發現不尋常的規則。再也沒有人，像他那樣飽餐所有事物的人。正如前面已敘述的，歐洲的一切音樂，或是將近全部的音樂，都從他的頭腦或雙手下流過。此事宛若是置身於不斷地輓動的萬華鏡中。如果是別人，對於自己以外的東西，可能感到目眩。可是在巴赫身上，這一切都結成花朵與果實。令人驚奇的是在這種同化力量中，他從未喪失分辨的能力。

這種理性的功能，是他不移的安慰力量。他不曾感受任何病態般的不安。如果有，必會腐蝕他的才華，削弱他的富饒。他也不顧冒沈默的危險，也不曾想過出國，去過一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念頭，更不會想到要把自己的性格，意識式地改變。他只是自然而然地在變化。